

清宮三十朝演義

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付印
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再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再版

清宮十三朝演義

(甲種) 精裝二冊 價洋十元
(乙種) 洋裝六冊 價洋五元

不 准
版 權
所 有
翻 印

編 輯 者	許 嘯 天
繪 圖 者	丁 雲 先
校 勘 者	金 嘯 梅
印 刷 者	國民圖書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 新華書局
分發行所 全國各省各鎮各大書局

清宮十三朝演義卷六

許嘯天撰
施濟羣評

第八十五回 西苑內皇帝聽豔歌 坤甯宮美人受撈掠

却說翁師傅聽皇上說了這一番話，知道皇上生性忠厚，上面被皇太后的威權壓制住了，下面又受親王太監們的愚弄，覺得皇帝十分可憐，便奏稱：如今時局艱難，宮庭多故，皇上須大振乾綱，宸衷獨斷；轟轟烈烈的做一番事業，把國家大致收回來，纔能夠鎮服羣小。此次日本稱兵，請皇上下令大張捷伐，把日本打敗了。那時，陛下內外都立了威權，皇太后便不足慮了。光緒皇帝聽信了翁相國的話，傳諭李鴻章積極備戰，李鴻章祇因皇太后把海軍經費拿去蓋頤和園，心中老大的不願意，祇因皇上的旨意，不好違背，得便又調了聶貴林及左寶貴的軍隊去救應。誰知聶軍戰敗，左軍戰死，陸路上既不得力，便要借重水路上去了。那時日本海軍已經攻入仁川，李鴻章便飛調海軍提督丁汝昌帶了海軍前去救援。那時中國的兵船，還有定遠、鎮遠、經遠、來遠、靖遠、致遠、揚威、超勇、平遠、廣甲、齊豫、二艘。此外還有水雷艇八艘，還可以和日本較量較量。丁汝昌見日本海軍進了仁川口，便想堵住仁川口封住，飛電去請李鴻章的示下。李鴻章又不敢擅自做主，又去請命於總督衙門。那班王大臣、滿

量了半天，便議出了相機行事四個大字。待到了汝昌接到回電，正打算前去封港，那日本艦隊已闖進了鴨綠江。丁汝昌下令開砲，這時中國兵船和日本兵船，還隔着九里遠，那大敵轟了一陣，砲彈個個都落在海中。日本兵船不曾傷得分毫，看看兩面距離慢慢的近了。丁汝昌正要發令，放第二次砲時，日本的游擊艦隊，已經飛也似的向中國艦隊後面包抄過來，前後夾攻，中國的艦隊被圍困在中夾，兵兵兵一陣打，打得黑烟蔽日，白浪接天；中國艦隊頓時四分五裂，首尾不能相顧。丁汝昌坐在艦上，遙遙的望着，祇見那致遠兵艦和日本兵艦，互相轟擊着，打到十分兇惡的時候，忽見致遠兵艦開足了機力，向敵船直撞過去；轟天也似的一聲響亮，海水和高山一般的直立起來，可憐！致遠艦上的管帶鄧世昌，連人帶船的直沉下海底裏去了。還有經遠兵艦的管帶林永升，在這驚濤駭浪裏面，轟破了一隻敵艦，他自己也不幸中了敵人的魚雷，把船身炸沉了。此外的艦隊，被日本的兵船包圍着擄了去。丁汝昌坐着旗艦，幸逃得性命，駛出了旅順口外，暫時在劉公島下碇，一面飛電李鴻章告急。這時所有北洋的海陸軍隊，都已調遣在外。李鴻章接了這告急的電報，也無法可想，祇得轉電到江南各省去請救兵。日本明治天皇，連連得了捷報，便親自帶了大隊人馬，駐紮在廣島地方。一面下令派陸軍大將山縣有朋，分兵去攻打旅順，威海口岸，把中國殘餘的海軍，圍困在港內。日本軍隊來

勢十分勇猛，他的海軍陸戰隊上得岸來，從礮臺後面猛撲過來，不多一刻，那各港口的礮臺，都被日本軍隊佔據了去。便拿中國礮臺，攻打中國艦隊，霎時打得中國的兵船，斷桅碎舷，飄零滿地。那時鎮遠兵船上，有一個礮兵長，名叫黎元洪的，見了這情形，萬分悲憤！他便大叫一聲，縱跳下海去，祇圖個自盡。誰知被日本的飛鷹兵船上人看見了，急急派了小兵船去把黎元洪救起來。日本兵也不去難爲他，把黎元洪送到劉公島，丁汝昌的坐艦裏去。遠遠見那坐艦上，已高掛白旗；一打聽纔知道丁汝昌，寫信給日本大將，求他保全全船的性命，自己却服毒死了。一面日本的陸軍，連日攻下九連城，鳳凰城，蓋州，大連，岫巖，海城，旅順一帶地方。這城池失守的消息，接二連三的報到京裏，光緒皇帝，急急傳翁師傅進宮去問話。翁同龢也無計可施，滿朝文武，都看得自己的身家性命重，一齊勸皇上講和。皇太后也埋怨着皇帝，不該聽信翁師傅的話，輕易和日本開戰。如今弄得傷師辱國，還不快和日本去講和，直待到兵臨城下，再去割地求和，悔之晚矣！光緒皇帝給皇太后，終日在耳邊絮聒着，又看看自己的勢力孤單，沒奈何，祇得派李鴻章做議和全權大臣，和日本的大臣伊藤博文去議和。這一次的和議，我們中國放棄了高麗，割去了臺灣，賠去了軍費，險些要把個東三省完全送去。幸虧俄德法三國，仗義執言，逼着日本把遼東半島退還了中國。自從這個交涉失敗下來，光緒皇帝也心灰意懶，

所以朝廷大事，自己也不願顧問，依舊請皇太后垂簾親政；自己樂得退在宮庭裏，終日和那瑾妃珍妃，尋歡作樂！講到這兩位妃子，果然一般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；但講到那聰明勁兒，和那活潑的性情，自然珍妃越法叫人可痛些。那瑾貴妃却一味的溫柔忠厚，光緒皇帝也十分寵愛他！這時候，正在春秋之交，光緒皇帝終日坐在宮裏悶得慌，便傳旨下去，明日駕幸西苑。這西苑又名西海子，周圍數里方圓，上面架一座石橋，有五六百步長，雕欄曲檻，都是白石築成。橋的東西面，矗着兩座華表，東面的稱做玉蠟，西面的稱做金贅；水中突出一塊陸地，名叫瓊華島，島上一般的也建造着樓閣亭臺，另有一座石橋，接通瓊華島。橋的南北兩面，也豎着兩座華表，上面刻着積翠堆雲兩方匾額。瀛臺在瓊島的南面，五龍亭又在北面蕉園；和紫光閣又隔水對峙，層臺接天，飛簷拂雲，夾岸榆柳古槐，都是幾百年前的遺物。池中萍荇菱蒲，青翠奪目，翠鳥文鴛，游泳於綠漪碧波之間，悠然自得。水上桃花攢聚，望去好似一片錦繡，後人有兩律西苑詩道：

紅嶼青林開道重，凌晨霽氣散千峯；牙檣錦幙懸翔鳳，水殿金鋪隱濯龍。仗外輕陰當檻靜，筵前積翠入杯濃；此身疑是來天上，瑤島風光彷彿逢。

高張廣樂搖南薰，實幄樓船劍佩分；玉潤鳴泉雲際落，瑤簫奏曲水中聞。槐烟密幕依嚴障，嵩

影連牽寫波紋；共喜昇平邀帝澤，豈同漢武宴橫汾。

這日，光緒帝駕幸西苑，殿上安排酒席，瑾珍兩妃陪着輪流把盞，開懷暢飲。這光緒帝自從幼年抱進宮庭，二十年來，起居游息，總是跟隨着太后，處處受着束縛。難得今天自由自在的游玩着，便是那班宮女太監們，見皇上在殿上飲酒，也便各各散去玩耍，或在假山邊，曲水畔，畫欄前，花徑裏，三個一堆，五個一簇，也有看花的，也有釣魚的，也有坐在湖石上說笑的，也有倚在欄杆邊唱曲子的，宛如千花競秀，萬卉爭妍。光緒帝吃了幾杯酒，帶着兩位妃子，走下殿來，後面跟着一隊宮女。太監們慢慢的度過幾重庭院，狂花撲面，香草勾衣，見一帶疎籬，花障順着花障，委委曲曲走去，便到了紫光閣，一眼見那邊粉牆兒東首，杏花樹下面，有十數個宮人，在花陰下面鋪着錦褥，盤膝兒團團坐着。一面吃着酒兒，一面唱着曲兒，十分高興！皇上後面的太監正要上去喝住，光緒帝急搖着手，叫不要聲張，自己却帶着兩個妃子，繞過杏花樹後面去，偷聽着。祇見一個嬌小身裁的宮女，拍着手掌兒嬌聲喝道：

那裏有什麼春風初試薄羅裳？棉襖棉裙棉褲子，膀脹。那裏有什麼夜深私語口脂香？生蔥生蒜生韭菜，臘臍。那裏有什麼蘭陵美酒鬱金香？舉杯便吃燒刀子，難當！那裏有什麼雲髻巧梳宮樣裝？頭上鬆髻高二尺，蠻娘。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？行雲行雨在何方，土坑。

光緒帝聽了，也不禁呵呵大笑。那班宮女們聽得樹陰裏發出笑聲來，大家都不覺嚇了一跳，忙看時，祇見皇上左手拉住珍妃的手，右手拉住瑾妃的手，笑容可掬的從花叢裏踱了出來。宮女們忙上去跪接，光緒帝傳諭，叫他們不必拘束，揀那好的曲兒，再唱幾支聽聽。太監們聽皇上說要聽曲子了，便去端一張逍遙椅來，安放在草地上，請萬歲坐下。珍妃傳諭宮女們，索興拿了三絃鼓板來唱，那宮女聽了，口稱領旨，他們原預備下樂器的，便有小太監捧上來，正預備彈唱，忽見那總管太監李蓮英，急匆匆的走來，見了光緒帝，忙跪下奏道：萬歲爺快回宮去，老佛爺看了重要的奏本，正找萬歲爺回宮商量去呢。光緒帝原是畏懼太后的，一聽說太后傳喚他，如何敢怠慢，急急擺駕回宮，見了西太后，太后正和一班王大臣，在勤政殿看黃紙匣裏的奏章，見光緒帝進去了，便把奏章遞給皇帝看。光緒帝看時，見是軍機大臣榮祿的奏本，上面說的是請皇太后移蹕頤和園，舉行慶祝萬壽的典禮。光緒帝每次陪着皇太后閱看奏章，看完了依舊把奏本放入黃紙匣裏，不說一句話。醇親王在一旁，却耐不住了，便奏請皇上皇太后，准榮祿的奏，在十月裏舉行萬壽大典。西太后聽了，連連搖着頭說道：不與不與，俺們堂堂大清國，吃小小日本打了敗仗，賠款割地，我的臉也丟盡了；還有什麼心思逛花園去呢。西太后氣憤憤的說着，那兩道眼光，却註定在光緒帝臉上。光緒帝明知道太后在那裏譏諷他，便

也低着頭，不敢作聲兒。嚇得醇親王忙爬在地下碰頭；後來衆大臣會議，擬了一道停止慶賀的諭旨，呈給兩宮看過了，發下去。那道上諭說道：

本年十月，予六旬慶辰，率土臚歡，同深忭祝！屆時皇率中外臣工，詣萬壽山行慶賀禮，自大內至頤和園，沿途蹕路所經，臣民報効，點綴景物，建設經壇，予因康熙乾隆年間，歷屆盛典，崇隆垂爲成憲。又值民康物阜，海宇乂安，不能過爲矯情，特允皇帝之請，在頤和園受賀。詎意自六月後，倭人肇釁，侵予藩封，尋復毀我舟船，不得已，興師致討。刻下干戈未戢，征調頻仍，兩國生靈，均罹鋒鏑；每一念及，悼憫何窮！前因念士卒臨陣之苦，特頒發內帑三百萬金，俾資飽騰。茲者慶辰將屆，予亦何心肆耳目之觀，受臺萊之祝耶？所有慶辰典禮，着仍在宮中舉行。其頤和園受賀事宜，卽行停辦。欽此！朕仰承懿旨，孺懷實有未安，再三籲請，未蒙慈允，敬維盛德所關，不敢不仰遵慈意，特諭爾中外臣工一體知之。欽此！

光緒帝見西太后臉上不快活，想來因停止慶典，不能到頤和園去游玩，所以心中鬱鬱不樂！便拿好話勸說，又說現在俺們已和日本講了和，時局早已太平了。雖說下了上諭停止慶典，但俺也得替老佛爺做做壽，到那天依舊請老佛爺進頤和園游玩去。醇王也在一邊附和着說道：難得主子一片孝

心到老佛爺萬壽的一天，奴才們都要到園子裏去給老佛爺磕頭；那天老佛爺也得開開恩，賞奴才們逛一天園子。西太后原是滿腔怒意的，經醇親王求着，太后纔漸漸的和緩下來，便微微的點着頭。接着小太監上來，請老佛爺進福壽膏，許多宮女把太后簇擁着進去。什麼叫做福壽膏呢？便是那鴉片烟。這鴉片烟自從道光末年，開了五口，和外國通商以後，英國人儘把鴉片烟，運到中國來銷售。那時百姓們都吃了鴉片烟，內中有一個廣東人，名叫陸作圖的，他家裏養成的烟，十分香美，別人都不得他的法子，任你如何考究養法，總不及陸家的芬芳有味。第一那陸家有一口井，井水一分清潔，拿這井水盛在碗裏，望去一片綠色，和翡翠一般。拿這個井水煮烟，纔能有那樣的香味；倘換一種水，那香味便大減了。第二那陸作圖的養烟，另有一種祕法；他這法子，連自己的兒女也不傳授的，祇傳給他妻子郭氏。當時廣東地方的富家大戶，都託那郭氏煎烟。每煎一次，要二兩銀子的工錢，郭氏也很賺了許多銀錢；便是那兩廣總督吃的烟，也是郭氏煎煮的。總督吃得好，便煎了一大缸烟，送進京去孝敬太后，太后吃了也十分讚美！賞他名稱叫福壽膏。從此凡是做兩廣總督的，都成了一個例規：每月總要煎一缸烟，送進京去孝敬皇太后，太后傳諭，每月賞郭氏工食銀二百兩。因此那郭氏的名氣，通國皆知，各省的文武大員，凡是有烟癮的，都託郭氏來煎烟。講到皇太后的吃烟，宮裏用的煙鎗，都

是出在廣州的，竹做成的和小孩兒的臂兒一般粗，上面接一枝小管，做嘴；煙鎗有架子的。吃煙的時候，拿鎗擱在架子上，這架子高低遠近，都可以隨意伸縮。小太監打煙的時候，便跪在地下，捧住煙斗，燒着吃着。內中有一枝鎗，是咸豐帝吃的，傳給太后，年深日久，那竹面紅潤光滑，好似紅玉一般。這一天，太后退回宮去，正在吃煙的時候，忽然見那李大姑娘進來，爬在太后的耳邊，低低的說了幾句話。太后臉上，立刻轉了怒容，把手裏的煙鎗，往地上一丟，祇聽得刮的一聲，那一個煙斗也打破了，煙鎗也碰壞了一塊；李蓮英站在一旁，忙上去把那摔壞的煙鎗，拿過來吩咐小太監，叫他傳侍衛，拿去前門外，福記骨董鋪子裏去修理。這裏皇太后把煙竿兒丟下了，便坐起身來，喝叫把這狐狸精揪來，待俺親自問他的話。原來那李大姑娘，便是李蓮英的妹子。祇因李蓮英在宮裏，得了皇太后的寵用，他妹妹，也是一個伶俐乖巧的女孩兒，便對他哥哥說：要進宮去玩耍。李蓮英仗着自己，在宮裏是有權勢的，也沒有人敢說他的閒話，他非但帶他妹子進宮去，且又帶他的妹子去見太后；太后生平最歡喜女孩兒，凡是在太后身邊伺候說笑的宮眷，大半是宗室的格格。不然也是在正黃，鑲黃，正白，三旗裏挑選出來的，年輕姑娘，其中雖有少數幾個少婦，但都是十分伶俐，能說能笑的，或是能書能畫的，終日陪在皇太后左右，聽候差遣。那有夫之婦，每隔二三個月，放他回家去一次。這時太后見了李蓮

英的妹子，模樣兒也俊美，說話也伶俐；便也留他在宮裏，當一名宮眷。這時光緒皇后，原是太后的內侄女兒，皇帝心中厭惡皇后，因此一切說話舉動，常常避着皇后的耳目，和瑾妃、珍妃說話去。又常常在珍妃宮中住宿，皇后心中不免起了妬念，常常來告訴太后，太后替他出主意，把李蓮英的妹子攆在皇帝宮裏，隨時偵探得消息，去告訴太后。太后宮中的人，都稱呼他李大姑娘。這李大姑娘，天天在皇帝的身邊伺候着，却改了名姓，皇帝和珍瑾二妃，都不知道他是太后派來的。那李大姑娘正好於中行事。這一天，光緒帝帶着珍瑾二妃，去游西苑，李大姑娘早已打發人去報告太后，皇后知道，皇后又跑到太后宮中哭訴，說在這國家危迫的時候，皇上還是一味迷戀女色，不問朝政；倘然從此昏惰下去，豈不要把大清數百年江山送在昏君手裏了嗎？種種要求老佛爺做主，救俺這皇上。這皇后和光緒帝，平日原沒有恩情的，見光緒帝常常在瑾珍二貴妃宮中住宿，心中萬分妬忌，祇因怕人說他吃醋拈酸，所以一向隱忍着。如今見皇帝索興帶着妃子，出宮游玩去了，他如何忍得，便趁此機會，借着國家的大題目，到太后跟前來哭訴一番。太后替皇帝做主，給他選自己侄女做皇后，原是想皇帝受着皇后的牢籠，從此帖然就範，便可以爲所欲爲。今見皇上却不受皇后的牢籠，反去寵愛着瑾珍二妃，心中早已不樂，如今見皇后來哭訴，便對皇后說道：俺大清的家法何在？一句話，提醒了皇后，忙

給太后磕着頭，回宮去。一面太后便借看奏章爲名，把皇上召回宮來。平日太后看奏章，也不召喚皇帝同看的，有時遇到皇上太后在一塊兒，太后把奏章看過了，便隨手交給皇帝看去，皇帝看完了奏章，隨手放入那裝奏摺的黃紙匣子裏去，他一句話也不說，一憑皇太后如何做主，如何批諭。如今光緒帝聽說，太后召他去看奏章，心中早已料到有些不妙，待見了太后，果然見太后滿面怒容，說話之間，隱隱說皇上不該獨自游園尋快樂去，皇上碰了一鼻子灰，也不敢說話，誰知這時珍璵二妃，被皇后召進坤寧宮裏去，竟依着太后的意旨，請出家法來，把這兩位妃子痛痛的打一頓，說他二人不該迷惑主子。那珍妃模樣兒長得格外好看，皇后尤其是看他不得，吩咐宮女把珍妃格外打得兇些。可憐珍妃是個嬌弱的身軀，如何禁得起這般毒打，早不覺雨打梨花似的，血肉狼籍，待到光緒帝趕進宮去看視，祇見那珍妃吃得打得玉容失色，氣息微弱，見了皇帝，祇有嬌聲嗚咽的分兒。皇帝見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咬着牙說道：好狠心的婆子！總有一天，也叫你死在俺的手裏。一面撫着珍妃的傷處，說了許多安慰的話，忙傳御醫下藥調治。一面又轉身出去，走到御書房裏，把總管喚來，叫他快去傳翁師傅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恆見懦夫，祇圖苟安。家有產業，而不知理，一任婦豎當權，玩弄之於股掌之上，及其覺悟，中夜切

齒，繞室彷徨；然而小人之勢，積重難反，若欲與之爭衡，則勢必至於同歸於盡不止。光緒帝之與西太后，亦猶是也。

人誰不樂向上，其所以致於墮落者有二因焉。一因天性之所嚮；一因受別種激刺而出此者；其成於天性者，雖墮落而不覺悟；其有激而成者，雖覺悟而自甘於墮落。光緒帝之忽耽於聲色，亦有所激而成之。若無中宮之撻激而使返，則亦爲隋煬唐明之續耳。

人情大都阿於所私，痛哭六軍齊縞素之吳三桂，亦因愛人被奪所致。今光緒帝之銳意維新，蓋亦欲振其乾綱，以一求庇其私愛之珍妃耳。然清末維新之大波，從此軒然起矣。

第八十六回 勸親政翁師傅薦賢 興醋波瑾珍妃被謫

却說：光緒帝叫總管去傳翁師傅進來，不多一會，翁同龢隨着總管，匆匆的走到御書房，禮畢，賜了坐。光緒帝便憤憤的說道：「俺空有了這身登九五，天下至尊的名目，連一個妃子也無法庇護，不是很慚愧麼？」說着，便把瑾珍二妃給皇后痛打的事，一一說了。翁同龢聽罷，便乘間奏道：「愚臣早曾言及，陛下政權旁落，須設法收回來；然後獨斷獨行，一件件的去做。將來威權在握，休說是皇后親王們，就是皇太后也得懼怕三分呢。」光緒帝點頭說道：「師傅的話，的確是治本的方法，收回政權，這個意思，俺也不

知籌劃幾次，祇是礙着太后，和一班親王在那裏，叫俺怎樣做起，一時想不出兩全的計策來。翁同龢沉吟了一會，奏道：法子倒有一個在這裏，不知陛下有這胆量去做了麼？光緒帝道：那只要有利於俺的，都可以實行的。就是俺真個去做了出來，太后和親王們，也不見得拿俺怎樣。翁同和說道：既然這樣，陛下可趁着太后終日在頤和行樂的時候，對於外任大吏的奏牘，揀可以獨裁的，便一一批答了，萬一關係緊要一些的，始同太后去商量；太后那時，大有樂不思蜀的光景，見陛下如此，樂得安閒一點，決不會疑心的。因太后素知陛下忠厚真誠，諒無專政之意，所以想不到這一着。以後照這般一天天的下去，即有緊急事，也不用同太后酌議了。這政權不是從不知不覺之中，還了過來麼？那時再把幾個舊時的親王臣子的權柄，一個削去，將舊日的不良制度，大大改革一番；國事日興，天下大治，中外讚揚，都說陛下是個英明之主咧。到了這時，太后即使要來干政，也自知望塵莫及了，還怕甚麼呢？光緒帝聽了翁同龢一席話，不覺高興起來道：師傅替俺爲謀，自然很不差的；不過滿朝之中，能忠心於俺的，師傅之外，祇有李鴻章還硬直些，但怕他未肯冒這個險，餘如劉坤一等，又均爲外臣，一時不便內調。但俺的左右無人，算起來沒有一個不是母黨；連內侍閹奴，也常常偵察俺的行動，這般到處荊棘，非有三五個親信之臣，辦事一定很爲掣肘呢。翁同龢忙忙奏道：講到人材，倒不愁沒有，本朝很

有幾個傑出之士；可惜一班親王弄權，將他們埋沒了，說起來真也可嘆之至！光緒帝說道：如今事急了，翁師傅但有能幹的人材，舉薦出來，俺立刻把他陞遷重用就是了。翁同龢奏道：愚臣那年，做會試總裁的時候，在許多舉子當中，選着一個才具極優的人，給他中了第七名進士，現任着工部主事，因他職分甚小，不能上達天聽，所呈的幾種條陳，被大臣扣留壓下了。此人姓康，名有爲，號叫長素，是廣東南海縣人。他在南方，有聖人之目，就是他自己，也很自命不凡。他還有一個弟子，叫做梁啟超，學問也極淵博；而且所發的議論，也深知世界大勢。陛下如欲整頓朝政，一意革新者，非用此兩人不可。光緒帝聽罷，欣然說道：師傅既有這等能人，何不早說，俺若曉得，早就擢陞他了。翁同龢奏道：皇上如欲一意革新事，還不遲，慢慢的入手做起來就是了。但切不可鋒芒太露，使太后疑心，那就累贅了。光緒帝聽了，不住的點着頭道：師傅言之有理，俺就隨時留心進行罷。說着，便叫翁同龢退去，自己也回到後宮去了。不談光緒帝君臣，在御書房計議，單講那天西太后，下了停止慶祝的詔書以後，心上老大的不快，幸虧醇王在一旁垂覺，忙奏道：到了萬壽的那天，老佛爺仍進頤和園去，奴才們也得替老佛爺叩頭，希望賞一杯壽酒哩。這幾句話，才把西太后的怒氣，漸漸地平下去，祇略略點一點頭；當下由一班宮女們，簇擁了太后，到後宮進福壽膏去。西太后正在榻上，吸着鴉片烟，忽然李大姑娘進來，

在太后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；太后立時大怒，連叫把這兩個妖精抓來，待俺親自問他。李蓮英在一旁會意，趕緊出去叫小太監，去傳瑾珍二妃來見太后。不一刻，瑾珍二妃，隨着小太監進來，二人戰戰兢兢地行過了禮，站在一邊。西太后一見二人，早怒氣上升，便大聲喝道：「你這兩個狐狸媚子，做得好事？可恨迷惑了皇上，還要干預政事；難道我朝沒了家法麼？妃子敢這樣放肆，還當了得，說着連聲命取家法過來。這時，光緒帝聽得瑾珍二妃，給太后召去，怕有不測的事，於是也急匆匆地趕來；太后正要喝打二妃，可憐！珍妃被皇后責打的創痕，還不曾平復，今天見又要受刑，不覺哭得如帶雨海棠似的，光緒帝見了這般情形，並禮也不及行，忙跪下說道：『聖母責罰他兩個，究竟爲什麼事情呢？請明白示下了，再加刑不遲。』西太后怒道：『他兩人這樣胆大，都是你寵了。你問他兩個，可曾私通外臣？』文廷式是和他兩個什麼稱呼？就可明白了。珍妃見說，忙叩頭道：『文廷式雖係脾子的先生，但已多年不見了。』西太后冷笑道：『多年不見，你却幫着他賣官鬻爵；天天見面，不知要鬧到怎樣呢？說罷，喝叫用刑。』光緒帝忙代求道：『聖母的明鑒！他二人私通外臣，決沒有這回事，還請饒恕他兩個罷。』西太后怒道：『你還替他二人隱瞞麼？今日非打他兩個不行。』光緒帝見說，祇得一味地哀求。李蓮英也在旁，做好做歹的求着，西太后只把臉一沉道：『既然你們都這般求情，刑罰就免了，降級是萬不能免的。』便喝聲把他兩人降爲貴